

PASTAAY：心靈的衝擊

感覺上，矮人居住的山洞是那麼近，似乎只要從新竹五峰鄉的高峰聚落往下走，跨越11月淺淺的上坪溪後，再攀附岩壁而上，就可一睹矮人的故鄉。Pastaay（矮人祭）開始前我試探了一次，終究折返。蔓草叢生、斷崖阻絕固然是原因，主要還是想維持矮人傳統的神聖性。賽夏族人將矮人洞視為聖地，不敢擅自闖入。因此，當我聽說五峰鄉計畫架設鋼橋，將矮人洞闢為觀光地，不由得暗暗心驚。

「我曾經去過矮人洞前，突然刮起一陣烈風，把我吹開。」

「從前taay（矮人）教我們賽夏人農業，可是他們愛調戲我們婦女，把她們弄糟糕。年輕人從河這邊向矮人洞射箭，taay跑得很快，像飛的一樣過來掐死他們。」

「我爸爸的爸爸去洞裡看過，裡面有小杵、臼和大蝙蝠。」

「有時候，河流兩岸峭壁靠得很近，可以用樹幹做橋。我們的人為報復矮人，趁他們來參加祭典時把樹橋鋸斷一半。他們回去走在上面聽到吱咯聲，以為是他們的膝蓋作響，結果橋斷大多落水淹死了。」

每個人敘說的矮人故事都有些不同的情節，但有共同的主題：矮人是施恩者也是施壓者；賽夏人滅了矮人又為矮人舉行祭典。這種恩怨交織的情感，在人類社會中並不陌生。對賽夏族而言，矮人的實存性是無庸置疑的。他們相信每隔兩年，矮靈必定會歸來。矮人洞中即使空無一物，也不會動搖他們的信仰。矮人洞和矮人祭可以成為觀光生財的資源嗎？

Pastaay十年大祭的前兩個月（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苗栗南祭團代表前來五峰與北祭團代表相會。進行結繩約期（kakawas）之前，新竹縣五峰鄉長，也是夏姓代表夏遠親提到縣政府補助了幾十萬，供矮人祭新祭場及道路的修建，上級並希望矮人祭的歌舞形式作某些增添改變，因為「步伐和歌聲太單調，又在半夜三更，外地觀光客參與不便」。對此，各氏族代表紛紛反對，堅持Pastaay的歌舞祭儀要依循傳統，不得擅自改變。後來夏鄉長也向我表示：「祖傳的矮人祭典不允許用娛樂性方式舉行。」可是他顯然有角色上的矛盾衝突，不能不顧念上級的「好意」，而且人口外流嚴重、經濟條件不佳的五峰鄉如能開發矮人洞這樣的

觀光資源，說不定可增加地方收益。

矮人的腳步挪近了，滿山遍野搖著褐白芒花的茅草就是見證。兩個祭團主祭交換打了結的茅草，南祭團少一個結，表示祭典早一天舉行。等所有的結剪除，矮靈祭便開始了。結繩約期之後，每家門口和室內都掛放茅草結；個人的頭部和手臂上綁芒草，或在口袋中置小茅草結來防範矮人侵害。從這天起言行要十分謹慎，如果吵架爭執會被矮靈捉打，昏死過去，必須請別的姓氏綁茅草化解。這次十年大祭的結繩約期整整提早了一個月，主要是爲了有較充裕的時間練唱矮人祭歌。

我先是迷失，繼而沈迷在矮人祭歌裡了。怎麼會有這樣的歌？簡直難以思議。這麼完整、繁複的祭歌如被視爲「單調乏味」，就是嚴重的文化偏見與誤解。我參加了幾次矮人祭歌的練唱，原以爲拿著林衡立先生一九五六年發表的矮人祭歌詞與拼音就可以跟上，結果還是一頭霧水。後來，我花了許多時間，把朱逢祿先生記錄實際練唱的歌詞與林衡立記的歌詞對照起來，一首首歌都找了出來。我發現雖然歌名、順序與章節劃分有些差異，但一首都沒有遺漏。但是即使有了歌詞，



一九八六年新竹五峯賽夏族矮人祭十年大祭。(楊靜文攝影、民族學研究所提供)

理清了順序，我仍然跟不上調。後來經朱先生細心指點，才恍然大悟。譬如第二首歌 *role* (唱蕁麻之韻……) 有三節，每節七、八句，先唱第一句，再唱第二句，再回到第一句，第二句，然後第二句重覆一遍，進入第三句。其順序是一二一二、二二三三、三四三四……。而且會在句前、句中和句尾加上虛字，每一循環出現一長串虛字，陪襯著具有深奧意義的句末押韻歌詞，形成虛實相間、變化多端，却又工整規律的格式，叫人嘆為觀止。

唱完全部「矮人祭歌」要多長時間？起碼五個鐘頭。練習時迎神的 *raioal* 和送神的四首不能夠唱，剩下的十首從晚上六、七點可以唱到十一點。矮人祭歌平時是禁唱的，每兩年只有短短這段祭典期間可盡情高歌。五峰大隘會完整唱所有祭歌的，只有寥寥數人。他們對歌詞意義的瞭解是零散的，因為歌辭「像古文一樣深奧難懂」。各姓氏個別練唱時多數人都是死記硬背，捧著各種用日語、漢字、注音、羅馬拼音、國際音標等記載的歌詞「密笈」苦練。五峰鄉一千多賽夏人，在語言上已為人口約四分之三的泰雅人同化，會講流利賽夏語的不到三分之一。剛開始，我還為練唱者的不懂歌詞意義耿耿於懷，可是唱到後來，我不禁為他們的精神深深感動。像朱逢祿先生就不太會講賽夏話，但他自傲地說：「經過三十年，我終於都會唱了。只要下決心學，一定可以學會。我們不能忘記矮人祭歌。」



一九八六年新竹五峰賽夏族矮人祭十年大祭。(楊靜文攝影、民族學研究所提供)

矮人祭歌的魅力和複雜度一直要等到正式祭典開始，配上舞蹈和祭儀，才完全展現。

「不再看一次sinaton（祭旗）死不瞑目！」十年大祭與平常二年一次的矮人祭最不相同的是出現一根高聳直立的竹桿，上面繫著紅、白兩道長布條以及彩球花飾。據說，以前是十二年一次大祭。有一年，體弱多病的老年人向長老會議要求提早舉行，以便有生之年再看一次祭旗，因而才改為間隔十年一祭。五峰大隘的sinaton自古便由擔任矮人祭主祭的朱姓（Tition）授權夏姓（Hayawan）製作，並負責看顧和背負祭旗繞行祭場。sinaton故事含有賽夏氏族延續和互助的寓意：從前姓朱的不如何故都死了，只剩下一個80歲的老人。夏姓不忍見其滅絕，將一年輕女子許配給他，居然生數子，使朱姓重新繁衍。sinaton是朱姓贈送夏姓表示感謝之物。每逢十年大祭，夏家的地位突出，朱家向他們重申謝忱。這次擔任背負祭旗的是夏遠親鄉長，這是他十年前送靈時跳抓榛木爭取來的榮譽。事實上，背負祭旗是非常艱辛而且帶有危險性的任務，因為祭旗既重又高，風大或體力不支時，極可能折斷脊椎骨。

賽夏族的父系氏族組織在矮人祭的籌備和進行過程中清楚地顯現。五峰朱姓和趙姓，各有七十戶左右，是大姓。朱家合為一組，由朱耀宗（Ponai Kale）任主祭，負責祭典儀式之執行。趙家居處分散，分成三組，而趙傳沐（Lunu）被推選為朱姓以外各姓（awuna）之首，協助主祭完成各項工作。高家有三、四十戶，自成一組。夏、錢、詹三姓原來合成一組，十年大祭夏家分出，自成一組，共有九戶人家；錢姓有十八戶，詹姓只剩下一戶。另外還有一戶胡姓，只剩下一對年輕夫婦和孩子，加入朱姓那一組。各姓氏之間若有爭端，必需在祭典前化解。這次朱姓主祭三番兩次邀請曾與朱姓發生不快，而遷往泰雅部落居住的胡姓回來參加。每逢十年大祭，賽夏族格外珍惜人丁稀少的姓氏。他們深信族人發生爭執，矮人會憤怒懲罰。透過矮人祭，賽夏族重新作內部的淨化與整合，以面對共同的生存危機。

秋收後的稻田、玉米田一片荒寂。五峰賽夏住屋零零落地散在山林原野間，與附近集居的泰雅部落形成強烈對照。如果沒有矮人祭，大量下山外出謀生並且操泰雅語的賽夏人隱而不顯。矮人祭歌把他們全召喚回來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農曆十月十五日）天明前，濃雲遮住了星月。各姓氏分別圍坐各組主祭家的火堆前唱起祭歌，然後執火把拔回許多茅草打結放置

屋內的一個角落，避禍祈福。晨五時，朱家的米臼先橫躺著滾出門，盛裝的朱姓族人排成一個橫列，面對著東方，肅立唱迎靈歌 *raioal*。細細的雨絲斜斜地飄下來，朱家媳婦奮力以杵擊打小米，米殼在風中隨那清越的歌聲飛散。其他姓氏組也各自進行迎靈的儀式，包括天亮後將小米蒸成米糕，到主祭屋會合，共同獻祭矮人，捕魚蝦煮食以荐矮人，眾人蹲坐，以手抓食聚餐。然後下午各姓代表帶一塊祭過矮人的小米糕，再從主祭屋前牽手唱 *raioal*，跳回祭場。這不僅象徵各氏族的團聚，更是人與矮人的融合。

矮人來了，陽光收斂。雨斷斷續續地下著，把賽夏人臉上的笑容都冷凝起來了，也打消了觀光客的熱情。賽夏族人相信在矮人祭期間下雨有特殊意義，表示今年矮人對賽夏族人的某些行為不悅，必須各姓反省，找出真正原因求矮人寬恕，天才會放晴。

族人忖度，今年朱家在迎靈前夕發生的爭執最可能是矮人憤怒的原因。朱家族系分為三支：一為嫡系，一為同父異母的庶系，另一為養子傳下的系統。按規定，十年大祭一定要從嫡系產生主祭。朱耀宗這次接主祭職位，沒有徵詢堂兄弟的同意，而且他已當過數次矮人祭主祭，沒輪到過的人在聚會中表達不滿，鬧得很不愉快。而夏家的錯誤與夏鄉長今年矮人祭期間增辦民俗表演活動有關。趙家

則歸咎於年輕人沒有依照傳統規定的方式與時間行事。

聽說苗栗南庄方面賽夏族人所犯的錯失很大，所以連著幾天幾夜傾盆大雨不止。五峰這邊的過錯較少，矮人怒氣漸消，連續三晚的歌舞，只有第一夜在泥濘中踏行。不過這次報章的宣傳多以南庄的十年大祭為重點，吸引了大批觀光客；五峰這邊意外地享受了三個井然有序的歌舞之夜。

十七、十八、十九三個晚上，都是六點從主祭屋牽手唱第一首迎靈歌舞出，緩緩移向祭場。圍成半圓的隊伍，頭尾是朱家製作的兩個似孔雀開屏、飄著層層彩帶的「肩旗」(*kilakil*)。唱第二首歌時，夏家的 *kilakil* 也由一年輕人扛在肩上，在舞隊中間跳躍，趙家和高家的肩旗有時也加入舞圈助興。另外，各姓做了幾個綁長條銅鈴、上貼小玻璃圓鏡和五彩亮片的腰帶，隨著臀部用力搖動，為歌舞打節拍，清脆悅耳。十七號晚上迎靈，十二點前只能唱第一首到第五首歌。第一首到第四首舞步相同，左前右後。唱第五首 (*ayim*) 突然往前奔跑，再向後退，隊形旋轉扭擺，生動活潑。而且這首歌有六節，每兩節變化一個曲調，與前四首歌很不相同。

十八號晚上娛靈，從第一首唱到節拍最輕快的第十一首 (*kabibilaipun*)。第七首歌 (*wawoan*) 非常特別，一定要等到午夜十二點正才能唱。這首歌共有兩

節，唱第一節時全體肅立，第二節開始走動。wawoan有人說是「冤家」、「敵人」之意；也有人說是女人名或神名。歌詞意義不甚明晰，但唱的人認為這首歌含有求矮人回來佑護他們平安豐收之意。當年矮人離去之際曾說：「我們走後你們將不再有豐收，田地會有麻雀、老鼠為害」。唱wawoan時，賽夏族人重溫過去這段恩怨，並表達他們對幸福生活最虔誠的祈盼。主祭朱耀宗說，唱第一節不動，有拒絕和驅趕矮人之意；第二節則重新舞動，請矮人歸來同歡。唱完wawoan，主祭、副祭趙傳沐和鄉長依次站上米臼訓話。趙傳沐的訓示，先用賽夏話，再用泰雅話覆述一遍，大意是要大家謹守矮人祭傳統，把精粹保留下來。

祭旗sinaton立在祭場北邊夏家休息處，受到夏、錢、詹三姓嚴密的保護。三個晚上每隔兩、三個鐘頭就由夏遠親鄉長背負祭旗，跑步繞場三圈。對賽夏族而言，sinaton非常神聖，不能隨便觸摸。繞圈時除了夏姓，就只有樟、胡二姓可以幫忙扶持。五峰沒有樟姓，夏鄉長特地到苗栗南庄請樟姓族人前來協助。據說樟姓祖先曾觸摸了祭旗，被矮人捉打昏迷過去，以後就永遠要協助夏姓扶旗。胡姓則是在快滅絕時朱家撫養的遺孤，並付以扶旗之責。十年才得以一見的sinaton令賽夏人敬畏，每晚有兩、三次准許族人進入祭旗區與夏家主祭夏鄉長握手以壓驚並得到祝福。我聽到觀眾說，身為鄉長肯這樣辛苦地背祭旗和護旗，真是難能可

貴。夏鄉長確實相信祭旗的神聖性。當他談起十八日清晨背旗繞場時有一朱姓青年不小心觸摸了旗竿，使旗身突然大幅傾斜之事，臉色都變了，因他的背骨險些折斷。

十九日清晨因苗栗南庄已開始送矮人，五峰祭場唱一下送靈歌papaosa再唱aleve慰留矮人。十九號晚上第一首迎靈歌只能唱一遍，然後十二點過後前面十一首歌一條一條放掉，只剩下第十一首kabibilaiyun。這首歌有兩節，可以變換三種曲調。朱新欽先生說這代表矮人離去前再三叮嚀之意。真正的送靈歌舞要等到次日晨才出現。

二十號我幸運地獲准跟隨各氏族代表上山伐榛木。去而折返的過程與矮人祭歌每句反覆重唱的形式相似，充分表露賽夏族對矮人欲拒還迎的複雜心理。矮人祭歌的祕密，彷彿就在這裡了。整個過程是這樣的：

早上點，各姓氏出去砍伐榛木的代表在主祭屋前聚餐後，走向後山樹林中。先選一棵kapi樹，砍倒在地，作為架榛木的支柱。眾人拔茅草綁著頭、手臂和胸前（交叉成十字形），空手往回走。在接近祭場處停下，「檢查裝備」，把茅草綁牢，

佩刀插好，走向祭場。等候的人群見他們走近，情緒激動地舉起雙手高唱 *papaosa*（遣歸之歌），伐木者也舉起雙手跳躍歌唱，成對峙局面。兩方邊唱還邊做鬼臉，伐木者得意地騙對方已找到榛木（*sibok*），等待者則玩笑地作出驅趕之姿。

我們離開祭場，又往樹林裡走，山泉從腳邊潺潺流過，隱約聽到祭場傳來挽留矮人的祭歌。這回是真的去砍榛木了。快到榛木所在地時大家彎身輕走，似乎怕驚動敵人。氏族代表圍著榛木唱歌，繞著圓圈，一人砍上一刀，再唱歌，再砍，樹倒時叫聲震天。扛樹回去，在半路將榛樹橫架起來，綁茅草。再空手歸，再對唱，再返樹林。祭場中眾人唱完 *papaosa* 接著唱 *aleve* 再唱 *kapiilaiyun*，最後唱等待榛木之歌（*matano sibok*）。

第三次總算把榛木和支架帶回祭場了。榛木橫架在那裡，猶如矮人傳說中的那座橋。危險哪！矮人。各姓男子輪流上陣，奮勇跳抓綁在榛木上的茅草，但家中婦女有身孕者嚴禁參加。最後由夏家的夏遠親鄉長把樹抓下，眾人爭先恐後前去把樹幹折成碎斷，用腳踩踏，並往場外拋擲，像在發洩滿腔的憤怒。說也奇怪，已經放晴的天空，突然從跳抓茅草的時刻下起大雨來了，一直到朱家搬出大桶米酒，請夏家到祭屋中狂歌痛飲時，才漸漸歇止。夏家接著殺豬、準備酒菜，回請朱家。祭典結束，心情放鬆，眾人在夏鄉長家的庭院中隨著卡拉OK伴唱帶跳起

狄斯可和華爾滋。其中以主祭朱耀宗的舞姿最為曼妙。

矮人還沒有全部離去呢！從南庄趕來為夏家扶旗的樟先生一下子失了嗓子，痛苦得眼淚直流，說不出話來。折騰了許久，請主祭朱耀宗之妻為他綁茅草祈求矮人原諒，才恢復聲音。他說他喝醉酒躺在沙發上，一對朱姓夫妻來敬酒，他拒飲，並用腳踢了對方，却發現立即失了嗓子。十年前的矮人祭他也得罪過夏姓，所以遭此懲罰。這是矮人祭期間我親眼目睹的第二個被矮人抓的例子。另一個是一高姓婦女，行為不端，到主祭屋懺悔告解，結果昏死過去，由其他姓長老綁茅草後甦醒。一般來說，五峰這次的十年大祭總算是平和，被矮人「抓」的人數不多，總共四、五個。我接觸的賽夏人對矮人之會「捉」人，都深信不疑，無不懷著戒謹的心參與祭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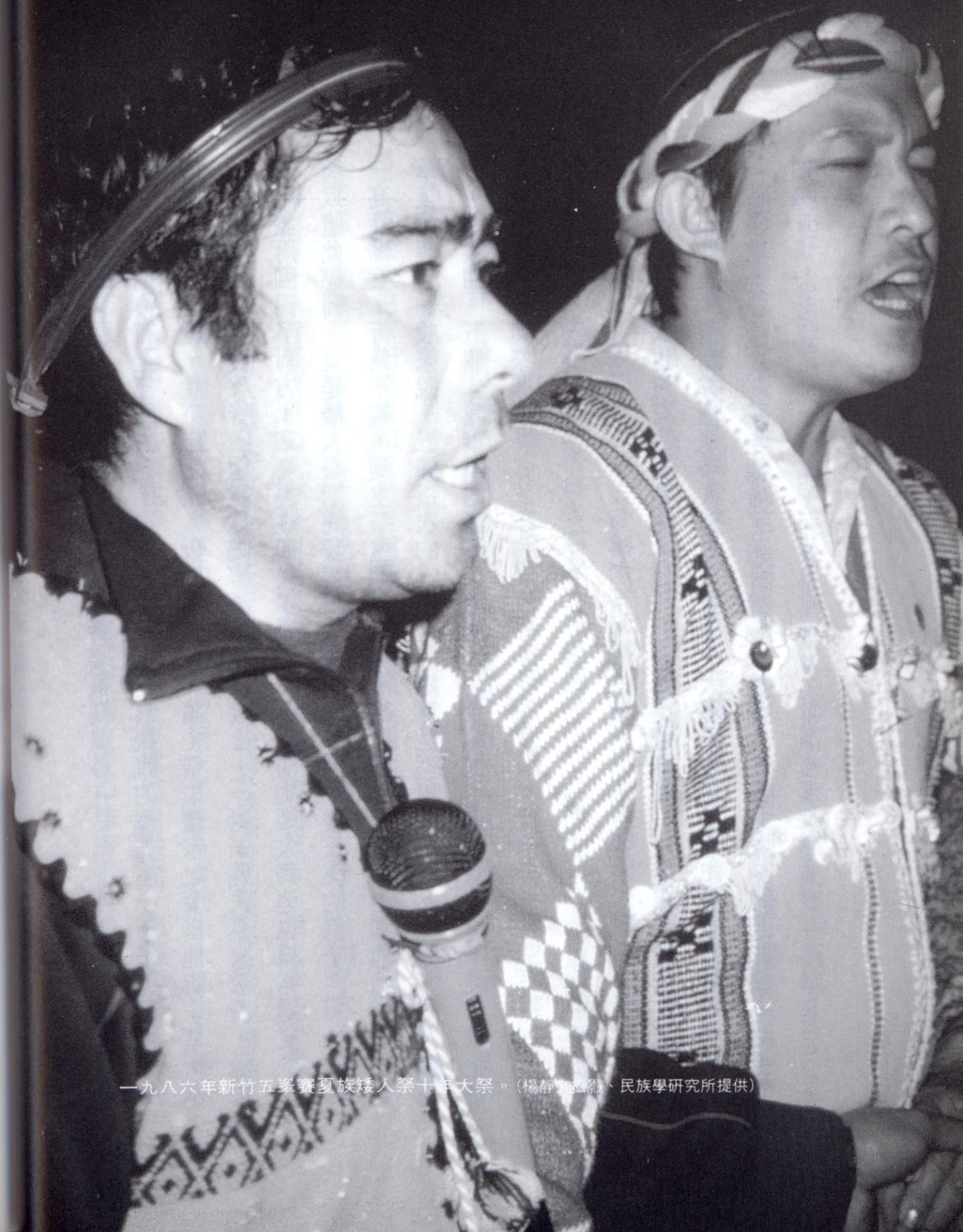
送靈的儀式也沒有完全結束。廿一日再到溪邊野餐，以芭蕉葉包魚、飯，另用竹杯盛酒，還點香煙送矮人歸去。食畢，大夥又在河邊唱起最歡愉輕快的第十首祭歌 *kabibilaipun*。觀看了兩分鐘，我整個人振奮起來，抓起相機，瘋狂地拍攝。

真正感到成爲他們中間的一份子了。

「輾轉反覆」好像是賽夏矮人祭的特色。但是每一個反覆，都增添了新意，絕不沉悶單調。對於矮人祭的內涵與存續演變，我還有太多的疑問未解。我決心兩年後還要回來研究，再度沉浸於繁複的矮人祭歌與儀式之中，接受另一次心靈衝擊。

（原載於76年2月「人間雜誌」）

太奇妙了，竟在結束之際，在此石頭遍佈的河灘上演出一齣節奏明快、幽默嘲諷的短劇，把冗長的矮人祭過程用最精簡的方式重演了一遍。例如他們把汽水罐連成一串，綁在腰間，作打節拍的腰鈴，扭擺搖晃；有好幾位把帶枝葉的樹放在肩上充做肩旗；圈子中央有一男一女，臉上抹黑扮作矮男矮女與賽夏人同歌共舞；忽而有人倒下作昏死狀，讓人綁茅草後甦醒；祭旗sinaton也出現了，上面繫著衣服和汽水罐；上山砍榛木、折榛木的情節也都演出……。一共持續約半個鐘頭，大家笑鬧成一團，把現實中嚴肅、沉重、並帶著悲愴氣氛的矮人祭演成談諧的喜劇。最後，他們彼此在臉上用黑墨塗抹。冷不防，我的雙頰、額頭也上了彩，乾脆加入舞隊共歡。他們親切地叫著主祭爲我取的賽夏名字Maya，在那一刻，我



一九八六年新竹五峯賽夏族矮人祭十年大祭。（楊靜雄攝影、民族學研究所提供）